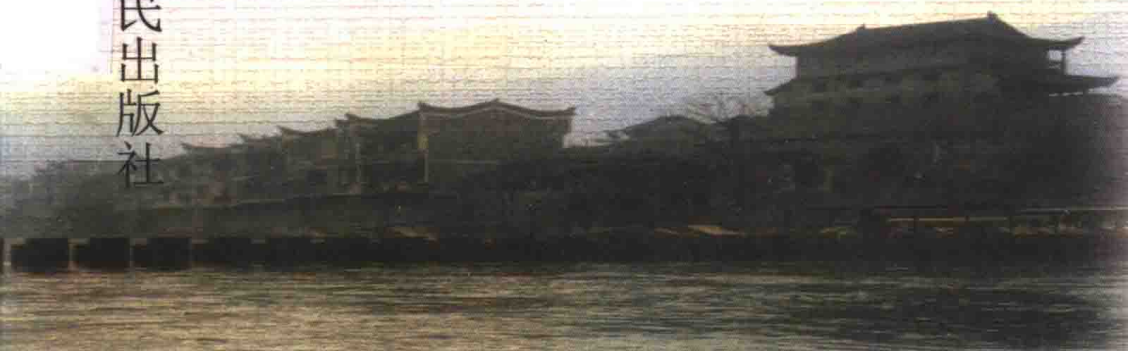


《湖南西部民族经济与社会文化》文丛

沈从文与湘西

刘一友 著

青海人民出版社



沈从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湘西

刘
一
友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湖南西部民族经济与社会文化文丛/游俊编委主任. —西宁: 青海人民出版社, 2002. 11

ISBN 7-225-02208-3

I. 湖... II. 游... III. ①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湖南省-文集②民族地区-社会发展-湖南省-文集③少数民族-民族文化-湖南省-文集

IV. K280.64-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89736 号

沈从文与湘西

刘一友 著

出版 青海人民出版社(西宁市同仁路10号)
发 行 : 邮政编码 810001 电话 6143426(总编室)
发行部:(0971)6143516 6123221
印 刷: 湖南吉首大学科教印刷厂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850mm × 1168mm 1/32
印 张: 49.25
字 数: 127 万字
版 次: 2003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3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 - 3000
书 号: ISBN 7-225-02208-3/G.884
全 套
定 价: 125.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书中如有缺页、错页及倒装请与工厂联系)



沈从文先生与刘一友 1986年8月摄于北京崇文门沈家



黄永玉先生与刘一友 2000年9月摄于长沙榕园2号楼

沈从文与湘西

目 录

代 序

- 沈从文先生给刘一友的信 (1)
- 黄永玉先生给刘一友的信 (3)

论凤凰人

- 引 言 (5)
- 凤凰人独特的社会心态 (8)
- 高傲的凤凰人 (8)
- 崇尚军功,轻视商贾 (17)
- 悲天悯人,爱美恋乡 (28)
- 痛苦的凤凰人 (37)
- 凤凰人的游侠精神 (49)
- 重义尚武,粪土钱财 (50)
- 崇尚刚直,鄙薄依附 (64)
- 好胜喜斗,原则古典 (74)

张杨顽强,讲究“值价”	(88)
全文结语	(98)

论凤凰文化

凤凰厅城的崛起和楚巫文化的张扬(代导论)	(101)
----------------------------	-------

凤凰文化面面观

——辰沅间楚巫文化在近世的回光	(124)
神坛拥挤,楚巫为尊	(126)
厉鬼三王,倾城崇拜	(137)
何物霄神?山鬼是也	(145)
娱鬼嬉神,事出有因	(157)
巫风习习,法术诡异	(166)
岁时民俗,同乎荆楚	(179)
民间艺术,惊采纷呈	(193)
年节狮舞,风格独具	(206)
楚风浪漫,润物育人	(217)
全文结束语	(234)

沈从文与湘西

沈从文与楚文化	(239)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263)
沈从文的乡情和他的《边城》创作	(278)
评一曲弹了五十年的老调	(291)
深沉的乡恋	(306)

沈从文现象	(320)
-------------	-------

附 录 (诗文四篇)

文星街纪事	(355)
-------------	-------

天王庙的马夫	(361)
--------------	-------

初识摆手舞	(364)
-------------	-------

阿里遇救

——清·乾嘉暴动的一个小故事	(374)
----------------------	-------

后 记	(387)
-----------	-------

沈从文先生给刘一友的信

一友同志：

看吉首大学学报你写的文章，我和家中人都觉得极有见地。我的学生汪曾祺先生，是目下青壮作家中公认为“高手”的，看到你文章后，也极口称赞。另一时（明年初或今年底）辑印谈论我作品特辑时，拟将尊文放入这个特辑中。只是天下事难言，我五十年来都在权威批评嘲骂中度过，从不回嘴，所以各书也一例因过时而烧去了卅年。骂我的大多数人都毁灭了，我倒活得还相当好。近年来，在国内外对我旧作感兴趣的日多，且因保留资料较多，有相当客观看问题的。我尽管极力避开谈自己，国内大学有充满好意来作我作品研究的，为了他们此后出路设想，总劝他们另选题目。可是来自外面沈XX热，依然还容易损害某些自以为“天下无敌”的作家，别出心裁来变相发泄。你所提到的“大作家”的巧骂，即是一例。据我意思，还是让他们骂，出出气好。过些日子，可能还会更使得他们感觉气恼的事发生的。他们如果“当权”，还很可能会再作蠢事，把我重印旧作，一把火全烧去的。我觉得即或如此，也不碍事。因为世界极大，在他权力内可以“为所欲为”，（即或如此也不经久！）在中国以外，他却无可奈何。何况别人也并不是瞎吹瞎捧而存在的。昆明军区彭荆风，武汉师范学院李恺玲，南京大学王继

志,复旦大学吴立昌诸先生都写有文章,值得看看(个人担心是“过誉”)。我不久前到日本住了十天。和那边研究卅年代及翻译我作品的各大学教师约廿位座谈一个上午,还一同吃了顿日本式午餐,彼此都保留下个极好印象。

并候尊安

沈从文

十月廿二(1982年)

黄永玉先生给刘一友的信

一友弟：

收到寄来的大文《凤凰人》一读三读，感动而叹息。这样好的文章是很费力气的了。长虽长，读之仍嫌短，如友朋万里归来，茅舍中秉烛夜谈，惟恐其天曙。

近人为文为史，大多如摆龙门阵，往响处猛敲。不知龙门阵是史的口水，大喷唾沫有碍清吉，且有时连痰盂也吐不中。

凤凰的历史，是乖与不乖的斗争史，个人到集体的悲喜交响。但乖与不乖都在劫难逃，不分内外。

我的同班同学，陈良存，田景友，欧敬云，陈文章，刘壮韬，陈开远，滕兴杰，王本立，顾远达，戴国强，……细细打听一下，都足够各人写出两寸厚的哀史来。与乖与不乖毫无关系。

凤凰人在生死掠杀道场生发的诗意已悄然隐退，代替它的是创新和开发的喷呐和炮仗，我真以为如此下去了。回顾如果比现实还讨人喜欢，吃饭喝汤还有甚么意思？问题在于口里头是甚么汤饭？你的文章回荡之处在此，其准确狠辣处亦在此。不知怎样，我有读《骚》的感受。

写信亦碰到波折，三月前从佛罗伦斯寄老五、寄北京的

信都说没收到。一直要给去信也给这种经验弄聪明了。于是,写好这封信放在轴屉里,何时得便人带去广州或北京寄发。这种办法很有点唐宋人的古意,也是很好的。

我七八月间还要去巴黎和意大利个把月,很快就会回来。眼前时间在香港,哪里都不去。

问所有的熟人好!

黄永玉

五月二十一日 H.K.

(1991 年)

引 言

“丑陋的凤凰人”，当我提笔来写本文时，在我脑中一闪而过的竟是这样——一个标题。只是，立即把它否定了。我犯不着追崇时髦，像什么大文人那样哗众取宠，把祖宗说得一文不值。那么，换成“完美的凤凰人”吧，也不妥。在凤凰人的心性里，我曾见及那么多美丑交错的两重性现象，如果还一味叫好，岂不近乎阿谀或嘲弄！不如直书为“特定历史文化背景中的凤凰人群体心态及行为规范初探”，这一来又过份拖沓，因而，简化为“论凤凰人”。

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到：“人们的观念、观点和概念，一句话，人们的意识，随着人们生活条件，人们的社会关系，人们的社会存在的改变而改变。”他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一文中又指出：“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如此正确的命题，一度被某些人拨弄成“唯成份论”，真怪！

从文化社会学的角度来看，历史，把作为自己投影的文化积淀于不灭的群体之中，然后，这群体又借助于人的生理和心理因素把这种文化内化到单个人身上去，铸造出既是历史的、又是现实的人格来。这样，个体虽因生命有限而不能直接面对该群体所面对过的全部历史，却也成了特定历史文化的产儿了。从这里，我们可清楚见到，现实群体正是历史群体与单个人复杂关系间的中介环节。而我们要研

究任何独特的单个人,如果离开了对其历史和所在现实群体的独特性的把握,其研究也就会苍白起来。

文化学总爱提醒人们,研究个体时,对其青少年时期置身其间的现实群体,更应高度注意审视它文化状态的各个方面及其整合所形成的“模式”。因为这期间,个体对其群体中人有更广泛和更深刻的情感依恋关系,因而对个体的价值观和行为规范有更深刻而又固执的影响,形成一种几乎是难移的“秉性”。这“秉性”往往成为这一独特个体与不同的文化环境产生格拒的重要根源。

有些为作家立论或立传的人往往对作家所处时代作一粗线条勾勒后,便匆匆大谈作家人格特征,完全疏于该作家所处群体这一中介环节的研究和描述。这断层出现后,大背景叙述成了虚应故事,而作家人格分析则成为无本之木。

这样做,也许对谈论某些早就与故乡一份沃土剥离了的作家是可行的,但是,对于研究沈从文的人格形成来说,就显得格外地不恰当了。

沈从文十五岁才离开凤凰,之后在沅水流域又游荡了五、六年,沅水及其两岸的人物和风物对他心性的影响也是极深刻的,关于这,我将另文谈及。但,值得注意的是,即便是在沅水边那几年,多数情况下,他也还没完全离开凤凰同乡,相当一段时间,还生活在那支以凤凰人为主体的“算军”之中。这个小学生、小兵二十岁才离开故乡去北京。可以说,他是在“湘西大学”或曰“沅水大学”毕业后才外出北京谋生的。

在外地,沈从文一直不卑不亢地称自己是“乡下人”。八十四岁写《自我评述》时还说:“我人到城市五、六十年,始终还是个乡下人。不习惯城市生活,苦苦怀念我家乡那条沅水和水边的人们,我感情同他们不可分。”他也乐于别人称他为“乡土作家”。

面对沈从文这样一位感情同家乡人不可分的乡下人,研究他时能无视孕育过他特定情感和人格的这片群体沃土吗?

沈从文在《湘西·凤凰》中说过：“总之，这个地方的人格与道德，应当归入另一型范。由于历史环境不同，它的发展也就不同。”对的，我们也确实感觉到这份“不同”，但感觉到的还不等于理解，一旦想认真把握又觉恍惚。曾想约家乡的长辈和朋友一起来讨论这个“不同”的表现和由来，他们却忙。不得已，只好一个人麻着胆子来写这“论凤凰人”了。

我的目的悬得很小，只是想协助研究沈从文诞生之谜的朋友在具体分析沈从文的人品和有关作品时多一份参考而少一份迷惑而已。在行文中，我不嫌繁杂适当地多追述了一些对湘西人说来大都熟悉，对外地人说来又相当陌生的史实，原因在于更多地考虑了外地朋友的需要。

沈从文之谜的谜底是在地上，而不是在天上，他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至于这种方法上的摸索，也许有助于别人用之于窥察湘西民风民气的形成；内容上的评述也许有助于凤凰人的自信或自警，这些，都不属我的本意，更不是我所奢望的。还得声明一句，我所说的是老凤凰人，不涉及解放后崭新的一辈。

行文偏长，故分上下两篇。

凤凰人独特的社会心态

这部分要谈的，实为地方性群体心态。这一群体，就其人数来说，并非某些社会心理学家所限定的那种三五成群的规模。它涉及的是凤凰城镇区及其四郊中与城区历史文化关系十分密切的数以千万人计的群体。究其社会学类型划分来说，这属地域性的非正式群体。古怪的是，在凤凰，当年这一非正式群体却是以正式群体——一支历史长达两百余年的地方性军队为核心凝聚着的。这一特点使得当地人大都有着相似的经历，有着较一致的利益和价值观，并由此而产生了当地人行为的一致性和极强的内聚力。

相对于当年整个中国人的社会心态来说，这属于局部的、地方性的个性研究；相对于凤凰这一地方内部各民族、阶级、阶层来说，它又属于一种笼统的，对当地群体共性的研究了。这一探索的坐标和层面，有必要弄清楚，以免产生混乱和误解。

高傲的凤凰人。他们确信“将相无种”，加上一份“首都人意识”，使他们一度自豪和自信到无以乎加的程度，有时不免显得天真可笑。但，这也不失为一种力量，令人不甘自弃和不愿俯就。

凤凰这地方,本来是要出皇帝的。据说,这系风水所定,不属狂想。遗憾的是,明朝初年,一位阴阳先生从云贵高原追索一支龙脉来到这里,见到屏立城郊气势非凡的南华山及与之一脉相连的那座一头扎入沱江的奇峰后,认出了这正是他跋涉千里所要找的龙头,并由此推断出总有一天这地方会有人出来逐鹿中原,争夺天下。为了邀功求赏,这家伙千里迢迢跑到南京去向洪武皇帝告密。那位出身和尚,碰运气当上皇帝的朱元璋,为了确保皇位,连与自己一起出生入死的功臣都放心不下,设法将他们斩尽杀绝,如今岂能容许边远的凤凰有他潜在的对头!于是,他御笔一勾,斩断了南华山与奇峰的连接,沱江改道,由这斩切部分流过,巨龙身首异处,凤凰风水也就从此遭到毁灭性的破坏,永远出不来皇帝了。

这传说,至少给十几代凤凰人心头罩上了一份阴影,我们小时听大人说及,不免十分惋惜,同时十分痛恨那位多事的阴阳先生,并设想,凤凰如果出了个皇帝,该是何等的风光。年岁稍长,知识增加,才意识到这种包含着一份“大逆不道”的传说里,流露着当地人桀傲不驯的性情。为什么把坏话说到朱元璋头上,这实源于明代以来,中央政权对这地方军事控制加强,挫折了当地豪族和土司的权势野心,莫可奈何中,编出了这类谣言。而这谣言之所以能长期流布,又实赖于凤凰人有点过了头的自信。说起来令人奇怪而又感动,因为至今还有少数凤凰人愤愤不平,认定如果不是安徽凤阳县那个姓朱的在这里风水上弄了手脚,那么湖南凤凰县出个把皇帝也是应该的,甚至是必然的。

凤凰出不了皇帝,使当地人大为扫兴,不过,近百余年来却出了大批的将军和其他人物,又足资当地人为之自豪。

据研究凤凰近百年历史颇有建树的当地专家滕竹轩见告:“清中叶至清末九十余年中,凤凰籍总兵衔以上的将军算起来有八十多位,国民党时期,中将七位,少将二十七位,解放军中的尚无统计。”别的不说,仅说清中叶至清末一段,不到一百年,一个边远小城出现八十